



是故乡明

——北京姑娘在东京

月 是 故 乡 明

——北京姑娘在东京

目 录

一	孪生姐妹.....	(1)
二	陌生的土地.....	(26)
三	替 身.....	(43)
四	父女情.....	(59)
五	冒名顶替.....	(73)
六	兔死狐悲.....	(106)
七	还 债.....	(122)
八	英子去哪里了?.....	(153)
九	决 裂.....	(177)
十	泥泞的路.....	(193)
十一	打工妹.....	(217)
十二	穷欢乐.....	(236)
十三	爱和恨.....	(254)
十四	欢乐的聚会.....	(265)
十五	月是故乡明.....	(290)
十六	真诚的友情.....	(306)
十七	分道扬镳.....	(317)
十八	何时燕归来?.....	(334)
后	记.....	(347)

一 孪生姐妹

机身开始剧烈地上下颠簸着，飞机两侧的顶板上亮出了清晰的两行字样：

请勿吸烟。

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。

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空中小姐那圆润、甜美的声音：

“……飞机现正进入成田机场的上空，东京的地面温度是摄氏 23……”

丰子宛如大梦初醒，要不是座位上的安全带束缚了她的行动，她真不能相信自己已从大洋的彼岸飞到了日本的上空。像是个支离破碎的梦。这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三个月、还是半年……当然树有根，水有源，这一切概因姐姐一年多前来到了东

京。一想到英子，她顿时百感交加：有思念、有焦虑、有牵挂，还有某种怨恨。人们传说在孪生手足间，有一种超常的情感的交映，任何人为的物质障碍和距离都是无法阻隔的。对此她只是半信半疑。有时夜间，她突然醒来，辗转不能入睡，一想到只身生活在东京的英子，不祥的预感强烈地震撼着她，有关姐姐遭遇不幸的惨景，竟然清晰地历历在目。是梦幻、还是想象？她自己竟然难以分辨，整夜都遭受着煎熬……每每都要精神恍惚，无精打采地过上十天、半个月的，直到看见英子亲笔写来的家信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但有时信中也曾有声有色地描述过她的奇遇、历险，推算起来和自己发生心惊肉跳的夜晚，也有时间吻合的。丰子相信那超常情感的呼应。但事实证明，并非件、封封信都符合这一规律，特别是近半年来英子写来的信是屈指可数的。

人们都说丰子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。据说这是有医学上的依据：同胎一卵。要说世界上的事情也绝非一丝不差的准确、公正。英子比丰子来到人世间，仅仅早了五分钟，就这五分钟之差，决定了英子是丰子的姐姐，处处事事都要长她一头。丰子自然也就默认了。从身体情况看，英子先出生，显得强壮些，这一特征一直维持到现在。当然局外人并不能从这一点上将她们区分开来。

她们从小就都习惯于穿着一样、打扮一样，就是英子到了东京，有机会就要托人为丰子带来相同款式的衣裙，甚至从信中寄来像片，那言外之意：就是请你照我这样做！凭心而论，东京时髦女青年的打扮和北京女青年之间，应该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，条件是必须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充裕的时

间。爱美是人类的天性。女人应该再加上一个“更”字，她们会发挥想象的驰骋的翅膀，将自己打扮得更漂亮、更富有诱惑力，按现今世界美学的概念应该是更富有性感。可丰子在国内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干，这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制约的影响在起作用。

细想起来，姐妹二人在穿着打扮方面有所区别，那是两年多前在国内就开始了。这要从高考谈起。

姐妹俩从小在同一学校、同一班级读书，成绩平平，英子更活泼，更外向些。在这一点上颇像妈妈。丰子少言寡语，性格内向，与爸爸的性格相似，虽说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，以及支撑门面，依然是靠在大学里当副教授的爸爸，可真正操持日常家务，主宰一切的“总理大臣”自然是在百货商店里当会计的妈妈。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性格上的相近，自然地将这个不大的家庭分成了两大营垒，界限虽不十分明显，但它们确实是存在的。此外还有奶奶，不言而喻她应该属于爸爸这一边。可奶奶却始终保持着“中立”，从不乱掺和，街坊四邻都夸奶奶热心肠、耿直，从不惹事生非，是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的好老人。丰子从来没有看见妈妈明确表过态，不过妈妈也从没有顶撞过奶奶，即使是她满心不高兴的时候。

渐渐长大了。丰子影影绰绰地感到，奶奶并不是白吃饭，除了操持一般家务：买菜、做饭、看家外，奶奶手里有钱，丰子知道奶奶文化程度不高，初中没有毕业，做过很短时间的工作，她自己不能挣钱，据说那是爷爷在十年浩劫后，平反昭雪得到的一笔钱。事实证明，在英子来日本时，奶奶动用了这钱。

英子和丰子就读的中学是所普通学校，既非区重点，又非市重点，她们俩的成绩又都一般。死记硬背的功课，丰子比姐姐分数高些，因为她坐得住，英子能歌善舞，文娱活动非常出色，可惜对于高考这一特长不在加分的范畴之内，其实丰子的音色比姐姐还好，调子拿的还准，但常常在她还没有唱完一句的时候，就被争强好胜的英子一嗓子压了下去。七岁的时候，她得了一次急性喉炎，嗓音嘶哑了，后来逐渐恢复，可以唱歌了，但那轻微的沙哑声却一直保留了下来。近来表现黄土地的《黄土高坡》一曲唱响了，歌者们都巴不得自己能有一副破锣似的嗓子呢！更何况丰子的嗓子并不“破”，略带沙哑，再加上麦克风的扩张渲染，在舞台上产生很好的效果。细想起来，这也和英子分手有关，如果和姐姐永远粘在一起，那就别想有出头露面的机会。当然丰子的抛头露面绝不是指社会舞台，而是校园内的。

三年前，英子、丰子同时参加高考，双双落榜。这年头，高考在一个家庭中都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，哪位当父母的，不望子成龙呢！高考的榜一下来，有哭也有乐的。考取了虽不是张灯结彩，但放鞭炮大宴宾朋是大有人在的。考不取的，自然是无精打采，更有甚者——出了人命的也屡见不鲜。

姐妹二人同时名落孙山。在英家反应最强烈的是丰秀兰。按理讲做为母亲，无论如何也要强压住自己的失望情绪，但她素常争强好胜，爱出风头的个性，使她觉得无法向熟悉自己的亲朋好友交待，整日价哭天抹泪，倒好像她自己没有考上。英子本来没考上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一看妈妈那如丧考妣的劲头儿，不由地滋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反感。而丰子却出

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她没哭也没闹，发了分数单的第二天，她就从书架上将搁置了两年的文科书又找了出来，经过认真的思索，她觉着自己头脑不灵活，考取理科的把握不大，死记硬背是自己的特长，应该充分发挥，她决定改考文科。事情一定，她就开始准备起来。没有和任何人商量，甚至是爸爸。她深知高考落选受打击最大的是爸爸，那是内伤，伤在心里，不易被人们察觉，也轻易不能愈合，妈妈的伤在外表，那是人为的假象，经受不住认真的“检查”，出不了一周，一切就都烟消云散啦！

果然，直到第三天，丰秀兰仍然愁眉苦脸，犹如霜打了一般，连班儿都不上啦！仿佛是她没有考上大学似的。爸对妈是没有咒儿念，奶奶说话啦：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丢人的，这绝不同于偷了谁家，抢了谁家，见不得人。我问过隔壁教中学的金老师，十个考生只有一个多点儿能考中，难呐！越考越难！”瞧奶奶的讲话多有分量，绝不是信口雌黄，还经过了调查研究呢！这话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至少她是不哼哼唧唧了。

英子也不甘于寂寞，立即明确表了态：“看这样子，高考是再也不能参加啦！因为这可不是一万或万一考不取的问题，而是八成没有戏，自己吃了苦，考不上，还刺激了别人，何苦来呢！我还不希罕去念大学呢！”

英子可不是赌气说着玩的。第二天就到学校里报名参加了空姐儿的选拔，那些日子整天价往学校跑，到医院检查，据说检查的十分详细，绝非简单的五官、身长、体重、胸围、腰

围……从头到脚查个够儿，好在是女医生。每回回来英子都表现的感觉良好。一帆风顺，过五关斩六将，百十来个竞争对手，就剩下七、八个，可说是稳操胜券。丰秀兰经多方打听，探知这次招收的空姐是跑国际航班的，那些日子家里整天谈论的就是伦敦、巴黎、卡拉奇、东京、旧金山……就好像英子早已是经验丰富的空中小姐了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录取通知竟迟迟没有下来，英子等得不耐烦了，跑到民航去询问，才知道一周前录取名单已公布，这对英子可是当头一棒，原是十拿八稳的事，竟然成了泡影。

英子明知没有戏了，可还不甘心，到处打听盘问，两耳灌满了小道消息。什么国际航班是抢手的热门儿，要是民航内没有过硬的关系，选中十分困难。有时就是内部调整，跑国内航班的改为国际航班，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甚至还传出了有鼻子有眼儿的消息说，民航某部门领导的亲戚，进了国内航班，因此国内航班某位被上级赏识的空姐儿，又改为国际航班。英子都快“魔症”了，空姐儿的事儿整天挂在嘴边儿，真是当局者迷。

后来，还是丰秀兰通过商店客户的后门，将英子介绍到中外合资的假日饭店，去应试做服务员。要说够当空姐儿的条件，做服务员那可是大材小用了。在录取的人中，英子荣登榜首，因为中学学的英语，虽说成绩并不十分优秀，由于刚刚毕业，趁着热乎劲儿还能简单地讲上几句，英子又不怯场。说真的，讲外语可不能温文尔雅，要面子，把要讲的话，主、谓、宾排列好顺序，尽量合乎语法，外国人才没有耐心恭候着你呢！你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成！这一印象是难

以更改的。英子未必有这种亲身的关于语言的感受，她自知英语不行，会话能力更差，但她对自己女性的魅力是有充分认识的。特别是面试的考官是男性，无形中就增强了她的从容、自信。面带微笑地去回答提问，她所能回答的词句是极有限的，诸如：Yes、No、Excuse me、I Don't know、Ok！

最后年轻的美国人竟然在英子的口语评价栏内写上了潇洒的 excellent！丰秀兰逢人就要夸耀这件事情，“美国人都说我们英子的会话能力是优秀的，就相当于满分！”

霎时间，英子精通英语成了真事儿。英子自己也默认了，被捧的腾云驾雾。真正了解底细的是爸爸和丰子，不经过寒窗之苦，怎么会轻易地拿下一门外国语种来呢！

可美国人的评语在饭店范围内还是有效的，英子没有被分配到客房，而是被分到礼品部售货，这在合资饭店里算是美差，大都要有门路的才能调来，一是活轻，用不着每天打扫客房；二是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，说外国话的机会自然也多；三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在分奖金的时候，算是生产第一线，钱一个子儿也不少呢！这正是当前青年们梦寐以求地想得到的职业，干轻活、干净活、少出力气、多拿钱！据说这美差大都是饭店的司机班长、保卫处、后勤处……头头脑脑的子女们包下来了，可英子是美国人拍的板儿，没有哪个敢去挪动她。

渐渐地她习惯了饭店里的生活，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，关于空姐儿的那段不快的往事，忘得干干净净，有时偶尔在电视里，看到不论国内或国外飞机失事的场面，她都会为自己没有干空姐儿的职业而庆幸。她生活得十分愉快、满足。在

旅游旺季，她每月的收入竟然超过了爸爸和妈妈的总和，她开始刻意地打扮自己，因为她尝到了一个青年姑娘富有魅力的甜头。

丰子自己的选择与英子相比可是一条大相径庭的道路。她不仅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，也没有充裕的时间，因为是弃理考文，她必须要把搁置了两年的史、地重新拣起来，因为到了高二就文理分科了，考理科的就不用再在史、地方面下功夫了。历史就分中国史、世界史，而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又要分近代的、古代的，地理也是如此，需要丰子踏下心来，一页页地看、一点一点地记，有时她陷入那繁杂的历史事件中，竟然头脑中一片空白，茫茫然不知所措。每当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子的放荡的笑声，立体声收音机的音响，妈妈那没完没了的絮叨声……使她那过度疲劳的脑袋，根本理不出头绪来，仿佛是一湖淤泥泛起的浑水似的。她自知没有权力让英子收敛她的欢笑。家里住的是三间南房，一明两暗。爸、妈住东边，奶奶、英子、丰子住西边，中间屋子会客。

丰子参加了一个全日制的高考补习班，但晚自习还必须回家来上。为了避免英子的干扰，她搬到厨房里去住。原来英家在东边还有一间不足五平米的小厨房。别看它小，但门窗俱全，只是简陋些，纸顶棚、黄土地，丰子也顾不了这许多了。虽说这房间离开南屋只有两米远，至少可以做到眼不见为净。有时英子一时性起，能够频繁地试装，脱了衫子，换裙子，脱了裙子换裤子……就像骄傲的孔雀开了屏一样，把人搞得眼花缭乱，不要说念书了，简直达到了神不守舍的地步。

搬到厨房里，得到了奶奶的大力支持，耐着老面子，奶奶出面，请同院的木匠师傅在小厨房前边临时架起了一个雨搭，将煤气灶挪到外边做饭，为的是厨房里不要太热。到了冬天，奶奶就到中间的屋子做饭了。可丰子始终没有离开厨房，冬天由于这小房子四邻不靠，屋里虽然有一个蜂窝煤也并不十分暖和，她去补课的时候，炉子自然是由奶奶来照看。

妈妈对于丰子考大学的事情不闻不问，甚至将这个女儿遗忘了。偶有丰子因为复习功课不能准时地围坐在桌旁进餐的时候，难免要发上一两句牢骚，“书读的越多越蠢，越读越傻！”

爸爸总是少言寡语，他从没有侃侃而谈、慷慨激昂地向她讲过什么鼓励的话，但她知道爸爸在暗中支持她、关心她、赞助她。爸爸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支配权的零用钱中，节省出来为丰子买了《中国地图册》、《世界地图册》、《中学历史总复习参考》。书是越印越贵，丰子深知只要将课本背熟，参考书都是骗钱的，可她不敢讲真话，怕挫伤了爸爸的感情。他觉得只有这样做，才算是自己对于正在进行马拉松耐力赛的女儿的 support，丰子深知这是心援而非声援，她把它们放在小桌上，每天都能看到它们，但却很少有时间去翻看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激励的象征。

同胎同卵的孪生姐妹，每天在翻看同一本台历，对于时间的感受可是迥然不同，在英子眼中，日子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钞票似的，那么迅速、便当、轻而易举，一句话，生活就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，好打发！丰子过得可不轻松，间断地在台历的篇页上都注有红圆子笔的记录：

历史小测验。英文测验。数学阶段考。语文模拟考试。

.....

对丰子来说“考”是持久不变的，不考只是短期的暂时的，这一切安排都是围绕着七月份的高考。这可是砂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，一锤定音。日子无形就拉长了，慢慢腾腾的，让人觉着一种受煎熬的味道。路是自己选定的，丰子从没有后悔过，她早已做好了苦读两年甚至三年的准备。

就在丰子的马拉松赛快要冲刺的前夕，英子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旅游业进入了淡季。许多高、中档旅馆的床位都空了下来，中外合资的假日旅馆也不例外。开始是在客房部的服务员轮流休息，后来礼品部也开始倒班了，因为旅店里很少有顾客。起初英子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休息有什么不好，更落得自在，但很快奖金就锐减下来，大手大脚花惯了钱的她，对于手头的拮据却十分敏感，觉着不习惯，而旅游业的低谷却越滑越深。短期内没有复苏的希望。

丰子的马拉松赛却跑出了名次。她考上了。虽非一流大学，是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。说实话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只是在众多职业中相比较，她并不讨厌当老师。丰子看得出来，奶奶、爸爸都很高兴，妈妈表现的也很活跃，丰子不是傻子。前一阵子，她被妈妈遗忘了，那是因为英子的光辉太耀眼了。如今，大学的榜上有名，总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，在与同事们闲聊时，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话题。她甚至提议全家到《鸿宾楼》去吃一顿。

丰子第一个反对。她觉得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吃而是休息。正如马拉松赛取得了成绩的参加者一样，他们在几乎体力耗

竭后的瞬间冲刺，首先渴望得到的，绝不是饱餐一顿或者是去捧回那金光璀璨的奖杯，而是想让自己疲惫的体力渐渐恢复起来。还是奶奶最了解她，趁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，为她包了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，算是对她的奖励。

丰子考上了大学，由待业青年变成了大学生，家中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丰秀兰的态度是最敏感的测量计。师范学院不仅免收学费还给予饭费补助。丰秀兰还十分大方，每月给丰子一百元，按一般大学生的标准。其实有大学父母的父母才知道，仅仅一百元是打不住的，因为他们不仅要吃穿，还要交际、旅游，有的还要抽、喝……丰子是足够了，她是走读，有时还回家吃晚饭呢！再说她花得十分节俭。

英子因为工作了，自然不能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。她吃饭也不要交钱，可平时挣得多，大手大脚惯了，时不时地要和朋友们到饭店里去撮一顿，虽不是回回都是英子拿钱，可也总不能老吃别人的，偶有资金周转不动的情况下还需要向丰子摘借，心里觉着很不舒坦，因为过去丰子在待业准备高考时，都是她高兴了，给丰子买张月票，要不然送给丰子一件自己不喜欢了的衣服，现在情况却倒过来啦！她可受不了。

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英子折腾着要出国。她开始四处活动。按常规首先是去美国，这是一般人考虑的规律，英子也是如此。可她苦于没有学历，更没有一技之长。如果想走留学的道路，就得伪造证件。不过有同等学历也要通过ToFel考试。这可是动真格的，因为考卷无法认同性别的魅力。经过短期探索宣告此路不通。后来又听说可以通过劳务输出去美国，她甚至还与一位美籍华人的雇主面谈过，公开

的身份是家庭教师，实则是保姆，每月所得工资有限，因为报酬的大头儿被插手的公司拿走了。英子表示不在乎，只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就行，好在来往旅费，在美国的食、住都由雇主负责。她坚信自己不会做一辈子保姆的，这只不过是出国的一种变通办法。谁料有鼻子有眼儿的事情，因为雇主方面的问题，后来竟然不了了之了。英子自然是十分气恼，盛怒之下宣称不再去美国了。

英子还曾试探过去澳大利亚学英语的路子；办去奥地利旅游的护照；甚至还想买汤加王国的护照……每次她都将事情描绘的有声有色，仿佛出国的机票都订好了，可是事情不出一个月，全都虎头蛇尾地销声匿迹了。

英子要出国的消息真是不胥而走，整条胡同都是沸沸扬扬的。因为住的是平房，闷热的夏季会把人们从狭小的居住空间里，驱逐到胡同里的树荫下，英子的事也居然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。每逢这种场合，奶奶常常是悄然地走开了。她觉得自己很难开口，对于英子的讲话常是半信半疑，不过说实在的，她根本不赞成孙女的做法。她可不是老脑筋，一概反对出国，爷爷还是留德的学生呢！年轻人没有一技之长，在国内只不过干服务工作，到国外连话都听不懂，服务员都干不了，只能当活机器。外国人才不傻，专收留好吃懒做的废物呢！奶奶不喜欢英子，特别是进了饭店后，那矫揉造作的讲话声，连舌头都觉着短了点儿，奶奶看不惯。私下里奶奶和丰子说：

“……奶奶见得多啦！远的不要比，就说文革期间吧！女人们聚在一起，彼此就要显摆、夸耀，我的儿子是专案组组

长呀！我的女婿是搞专案的呀！一句话，搞专案的就像高人一头似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‘四人帮’倒台后，他们再也不提这段光荣的历史了。‘出国热’也长不了，热到一定程度就要冷下来！再说不是人人都适合出国，先要看清了自己呆在哪儿更适合！”奶奶是属于给英子泼冷水的，她虽从没有明确的表过态，英子是聪明人，从奶奶那不冷不热的态度上早就意识到了这点，只不过彼此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是了。

丰秀兰自然是英子的最热情的支持者。她因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追赶时代潮流的女儿而骄傲，有关英子要出国的消息，除了英子回家高谈阔论有意将消息传出去外，丰秀兰更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渲染、扩大，为什么说有意无意呢？隔行如隔山，商店里的帐目她头脑里自有一本细帐，可出国的程序她未必十分门清，诸如领取护照在先，还是签证手续在前，直到两个女儿都走了，她还没有倒腾清，但这绝不妨碍参加到侃“出国热”的人群中，伶牙俐齿地聊上一段，当然是有关英子的。

商店里不断地有人给英子送来物美价廉的商品。“绣花长袖绸衬衫，出厂价儿，送给外国妇女最受欢迎的礼物！”

“真丝印花头巾，出口转内销，国外的抢手货！”“手绣的猫头手绢，按次品处理，合算！”……有时英子不在家，东西碰到谁手上都要接过来，人家大老远地跑来，一片热心肠，将出国礼品都送到家门口了，再说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便宜货，光剩下说感激的话啦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出国礼物攒了不少，出国的目标还没有瞄准一个呢！

世上的事情就是有点儿蹊跷：你刻意去追求的东西，未

必能称心如意地得到，而你并没有寄予希望的，听其自然发展的，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结出了你梦寐以求的结果。这大概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歪打正着了。连英子也没有想到，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，将英子多天来的奔走、渴望、焦虑、希冀竟然变成了现实。这使她顿开茅塞，原来渺茫、幻灭、绝望与现实、幻想、成功间相隔的并非十分遥远。

信是由日本千叶县发出来的。信尾的署名是荻原太郎。英子费尽脑汁地在记忆中搜寻着有关这位日本友人的信息，她隐约地记起他是饭店的顾客，他曾到礼品部买过一次国画。英子很耐心地帮他挑选，她回想起来，彼此是用的半通不通的英语和中文进行交谈的。她朦胧地记得他是位长者，年龄至少有 60 岁了，个子不高，但十分慈祥，非常像一位学者……

信是打印的。签名除手迹外还按着一颗方方正正的红印章，内容简短但真挚、诚恳。

“英子小姐：

“回信迟了。因为我离开日本国土，外出到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地去了两个月。鉴谅！

“欢迎你来日本学习，我愿意为你提供经济担保。据我所知本国的日语学校学费十分昂贵，我也可提供资助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，你是否已有联系好的学校，请来信告之……”

英子喜出望外，犹如中了头彩一般。不，比中彩还要高兴多啦！她竟然抱着丰秀兰在中间的屋子里跳起舞来。丰秀兰自然也是欣喜若狂。这些天来，她早已影影绰绰地感觉着四周向自己包抄过来的压力。心中暗自嘀咕，英子要出国，已